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夢補
第四十三回 聽捷音稻香村設席 洗繁華蓮花落侑觴

話說寶玉正在書房與清客相公秘好古們敘談，只聽一棒鑼聲，喧嚷進來，忙出去查問，是賈蘭中了。因有一名中式的磨勒雷同出來，重又抽換，所以放榜遲了兩個時辰。寶玉便進內，先到賈母、王夫人兩處告訴，賈母、王夫人自是歡喜。寶玉又忙跑往園子裡來，徑至稻香村與李紈道喜說：「蘭兒中了。」李紈更加樂意，不免又想起賈珠，幾乎滴下淚來，勉強忍住，與寶玉說了幾句。

此時，賈蘭喜信合府傳知，適平兒在黛玉處回話，便叫平兒「去對你二爺說，吩咐外邊帳房，此番蘭哥兒中了，一切應酬賞賜，查寶二爺上年的舊帳，總要加豐」。鳳姐那邊照黛玉之言回明王夫人，自去辦理。

這裡，黛玉約了寶釵、湘雲、岫煙、探春到李紈處賀喜，見稻香村外秋禾成熟，匝地黃雲，宛然田家風景。黛玉對李紈道：「我要替大嫂子這裡掛一張匾。」寶釵道：「向來有人題過的，『杏簾在望』最妙的了。」黛玉搖頭道：「不切當。」湘雲道：「大嫂子教子成名，竟是『畫荻遺風』，何如？」黛玉道：「也脫了稻香村本色，不如老老實實題個『耕讀傳家』，讓他自成一國。」寶釵道：「我們在園子裡住了幾年，就是興詩社的時候擾過大嫂子一會，並沒擺酒請過咱們，今番蘭哥兒中了，該掏個替己，請老太太、太太過來賞玩稻香風景，咱們大家熱鬧一天。」眾人都道此論極是。黛玉道：「也不要大嫂子花費，我去封三十兩銀子送來，叫柳家的端整酒席。」李紈笑道：「當真我短少了這幾兩銀子，還要你送來？只要你們去請老太太定准個日子，我好叫他們預備。」黛玉道：「你們定了，我還有個條陳，諸色要配這個地方，必得換個新鮮樣兒才好。」眾人問：「換什麼新鮮兒呢？」黛玉道：「鋪墊不必華麗，器皿都要古樣，咱們穿戴切忌豔妝，伺候的丫頭、媳婦更不用說，才襯得起大嫂子這裡農家風味來。」湘雲拍手道：「當真這樣，果然別緻有趣，老太太見了倒也耳目一新。」李紈道：「我是現成的，怕你們找不出這些衣服來。」黛玉道：「找是那裡去找呢？各人開了長短尺寸，一色是洋藍布青梭，叫外頭成衣舖子裡一兩天就縫起來了。」當下約定，各自散去。講到李貴承辦尤三姐葬事，諸色停當，擇於是日封口，請寶玉前去祭奠。這幾日因賈蘭中舉，親朋道賀往來不絕，自有賈璉與賈珍過來應接。寶玉自去干他的事，帶了鴛鴦劍，出了二門，命小廝備馬，坐上徑出大門，揚鞭往郊外而來。這一日正值重陽佳節，那裡有一處勝境，仿照戲馬台古蹟，名金台戲馬台，甚高峻，每逢重九，遊人登高聚飲，最為熱鬧。寶玉在馬上遠遠眺望，因少知己作伴，且心頭有事，亦無意留戀。

一路行來，見林楓染醉，野菊堆金，一派瀟疏秋色。不多時，到了尤三姐墓前下馬，祭禮早已擺齊。寶玉恭肅行禮，想起尤三姐已許身柳湘蓮，因湘蓮誤聽讒言，退悔親事，索還聘物鴛鴦寶劍，以致霎時間青鋒殞命，血濺梨花，真可謂豔如桃李，凜若冰霜。今湘蓮已登仙籍，猶有故情，將一劍寄回，歸於尤三姐墓中，使鴛鴦兩劍不致分飛，以示生離死合，亦可慰幽魂於冥冥。拜畢灑酒化紙，接過鴛鴦劍正要送入墓中，只見手中飛起一道白光，直衝墓門而沒，那劍連鞘都不見了。寶玉悚然站立，暗歎此劍固非塵凡之物。又命李貴在此看工人擔土堆塚，四週要種植樹株。李貴道：「爺怎麼吩咐，奴才總照著去辦。要立石人石馬，再起石碑坊也容易。」寶玉道：「不用你多講，那尤家三姐節烈可嘉，我將來真要奏上一本，替他請旌建坊呢。」當下寶玉站著看了一會，上馬回府。一進園來，找黛玉、寶釵。襲人回道：「兩位奶奶同姑娘們都在凸碧山莊登高去了。」寶玉連忙趕來，見一班姊妹都在山坡子上觀玩。湘雲見了寶玉，笑道：「二哥哥到那裡去了？」

各處找你沒見。」黛玉道：「他自然往城外別處地方登高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城外是去的，就看了人家登高，我一個人有什麼興致，所以趕回來找著你們應個景兒，你們倒都在這裡了。園子裡要算這個地方最高，你瞧各處的秋色都在目前。山子底下這兩株桂樹雖然開敗了，還有些餘香。」湘雲道：「安得道人殷七七，不論什麼時候，愛看什麼花，就遣他開了何等不妙？」

寶釵道：「不如登南山文峰清歌一曲更妙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就羨慕孟參軍，龍山落帽最為韻事。」於是各人隨便起坐敘談。說起李紈明日請酒的話，寶玉道：「何不應今兒的佳節，要等明朝？」黛玉道：「『只緣今日人心變，未必秋容一夜衰。』這兩句詩你就忘了？春秋多佳日，何必定要今朝！」寶玉道：

「及時行樂，咱們今兒也該賞賞菊花。」寶釵道：「園子裡的菊花，咱們來來去去那一天不看他幾回，定要怎樣賞他！況且，那一年賞菊做詩，也算玩得他淋漓盡致的了，如今憑你怎樣，也再打不出新鮮稿子來。我想不如把菊花饒了他罷。」眾人聽了都笑起來。一時笑聲未止，見一個小丫頭走來道：「太太叫二爺去問話呢。」寶玉便下了山坡，往王夫人處去了。這裡眾人也各自走散。

到了次日，李紈親到賈母處相邀，見薛姨媽、邢、王二夫人、尤氏、鳳姐已先在那裡。眾人簇擁著賈母來到稻香村。賈母平日輕易不到此處，今值秋成時候，與別處另換一番景象，便歡喜道：「這不是到城外鄉村裡去了，可惜不留劉親家在這裡瞧瞧，到底與他們屯裡光景一樣不一樣？」鳳姐道：「這假的總比他們真的強呢。」一路說話。將近門首，一班姊妹都迎了出去。賈母見他們一色的荊布釵裙，田家打扮，便笑道：「又是誰調排你們妝這個樣兒？覺得換了眼，比你們平日間穿的衣服還好看呢。」薛姨媽也笑道：「姑娘們真會玩兒。」一時走進裡邊，就在南屋三間卸下後窗，一眼望見稻香村的遠景，真有「開軒面場圃，把酒話桑麻」的景象。鳳姐道：

「大嫂子為什麼不早言語一聲兒，瞧了你們穿的，我身上衣服很不配。」黛玉道：「你愛穿，現成多幾套在這裡。」鳳姐連忙換了，鴛鴦、平兒幾個人，見鳳姐換上還有多餘衣服，猶如屬肥甘的見了蔬菜，反覺新鮮可口一般，也都換了。賈母對薛姨媽道：「姨太太也見識過多了，你們從小到如今，倒沒有赴過這樣席面，有趣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也虧他們，變出法兒來孝敬老太太樂一樂呢。」說著，賈母同薛姨媽先坐了，邢、王二夫人以下挨次就坐，李紈執壺遞酒。

賈母滿屋子裡一瞧，問：「寶玉那裡去了？」鳳姐道：「剛才還看見他呢。」正要叫丫頭們去找，只見寶玉穿戴了北靜王送的玉針蓑金藤笠跳了進來，合坐都笑他。李紈道：「我們的田禾都要收割了，穿了這一套子求雨來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他們都扮了老農，我也扮一個漁翁。」賈母道：「快脫了坐下來。」麝月、秋紋連忙過去與寶玉除下簪笠，寬了蓑衣。寶玉隨便坐下，與眾姊妹說笑飲酒。

賈母問：「蘭小子呢？」李紈答道：「他今兒去拜房師，怕留住吃了晚飯才回來呢。」賈母又問薛姨媽道：「琴丫頭為什麼不來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因是香菱膽小，拉住他在家裡作伴沒有過來。」賈母道：「正是，我聽說蟠大奶奶不在了，還說許多搗鬼的話，傳來不得明白，姨太太講給我們聽聽。」於是薛姨媽將夏金桂臨終的話，從頭至尾講了一遍。賈母聽到叫香菱扶正這一節，便點頭道：「這樣辦倒也罷了。蟠哥兒幾時能回家呢？」薛姨媽道：「前兒蝌兒有信回來，說趕年底總可到家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聽他說到香菱扶正的話，竟像有什麼附在他身上。他同香菱兩個死冤家，天天烏眼雞似的，死了肯便宜香菱嗎？」李紈道：「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或者這位蟠大奶奶因他生前磨挫了香菱這幾年，一時良心發現，抬一抬香菱也未可知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想起來，還是太太的話不錯。我們這位嫂子，別想他死來肯說句良心話，就到陰司裡上起刀山來，還要嘴硬呢。」

賈母道：「咱們盡行說閒話，姨太太酒也不喝。珠兒媳婦，今兒你是主人，也該想法兒多敬姨太太一杯酒。咱們還是行個令罷。大家想一個沒有行過的新令才好。」寶玉道：「前兒一個同年請客，行的令倒好玩，我說了好，那主人連這付象牙籌碼送了我。老祖宗高興，今兒就行這個令。」賈母道：「什麼樣的？你先講給我聽聽。」寶玉道：「每一根籌上刻的《西遊記》上一個像，唐三藏、孫悟空、八戒、沙僧，共是四根，餘外有二十多根，都是精怪。各人暗取一籌，都別言語，惟取了孫悟空，就要他出來尋師父。倘然錯尋了八戒、沙僧，師弟兄見面，各人喝一杯。如尋著了妖精，兩人搗戰，必得戰勝了妖精，許他去另尋。再尋不著，照舊搗拳。」賈母聽了歡喜道：「這個令倒沒有行過。」

寶玉便叫鶯兒去取那副鏤像的酒籌來。鶯兒去問了小丫頭，取到酒籌先送與賈母看過，交給鴛鴦抖亂，暗中分與眾人。偏鳳姐得了孫悟空，便不依鴛鴦道：「怎麼你揀個孫猴子給我了。」鴛鴦道：「誰見來呢？」賈母道：「我常叫他是個猴子，偏偏是他拿著了，你們瞧他跳去罷。」眾人都笑了。鳳姐手內拿著籌，向各人臉上相面的相去，那裡相得出來？挨次看到湘雲，湘雲笑道：「唐僧在這裡。」鳳姐便指著他道：「只怕就是你。」湘雲撒開手，將籌遞與鳳姐看明，原來是個耗子精。二人揸起拳來，鳳姐連輸了三拳，挺著脖子喝了三杯，道：「無底洞的耗子精果然利害。」直到第四拳才贏了湘雲。又尋著寶玉道：「寶兄弟也做過和尚，同和尚在一堆兒，一定是了。」眾人都笑，獨有黛玉臉上一紅，因寶玉是紅孩兒，已與鳳姐交手，都看他們揸拳，並不理會。鳳姐又輸了兩拳，然後勝了。再尋過去，不是沙僧、八戒，便是精怪。鳳姐揸拳已喝了二十來杯酒。

鴛鴦看他有些支持不住，算算籌也剩得沒多幾根了，早瞧見賈母分的籌是唐僧，便向鳳姐丟了個眼色。鳳姐會意，便向賈母笑道：「猴兒今兒殺敗，只得來尋老祖宗了，不知是不是？」賈母一手將籌撒放桌上，道：「猴兒，猴兒，你師父在這裡，何不早來尋著我呢。」當下奉敬了賈母一杯酒。還是鴛鴦分籌，這會賈母得了個孫行者，恰恰鳳姐得了個唐僧。賈母道：「如今該我去重整花果山了，不知找那一個才好，別也像鳳丫頭，碰見就是妖精。」賈母一面說，鳳姐早已照會了鴛鴦，鴛鴦指點賈母去尋鳳姐。賈母道：「我也不找別人，找鳳丫頭，鬼頭鬼腦，定是他得了這一根籌子了。」鴛鴦笑道：「二奶奶拿出來看罷，躲也躲不過去的。」鳳姐道：「老祖宗不是孫大聖，竟是活神仙，怎麼一找就找著了唐僧的籌子，果然在這裡呢。」鳳姐便自己喝了一杯酒。把這個令又轉了兩三轉，李紈道：「剛只行令喝酒雖然雅致，終究冷靜。梨香院女孩子閒著，叫他們來伺候唱幾套崑曲罷。」賈母道：「在這個地方，瞧你們這樣妝扮，不配打十番唱崑曲。他們會打蓮花落，叫幾個來打兩套聽才得呢。」薛姨媽道：「老太太果然想的到，打起蓮花落來，不但地方相配，而且今兒統改了一個樣兒，分外覺得新奇呢。」李紈便命老婆子到梨香院去，立刻傳了四個女孩子來，也穿了布衣服，帶了蓮花落傢伙。李紈叫他們把對景的蓮花落唱起來，那四個女孩子就站在旁邊唱道：

田家樂，春景天，甕頭春酒美香甜。

一朵蓮花，鄉村社火家家樂；

一朵蓮花，綠楊影裡耍鞦韆。

唵嘛哈哈，蓮花雲拉拉，梅花落。

田家樂，夏景天，一溝新雨插秧田。

一朵蓮花，空來閒話前朝事；

一朵蓮花，輕搖蒲扇晚涼天。

唵嘛哈哈，蓮花雲拉拉，梅花落。

田家樂，秋景天，中秋供月慶團圓。

一朵蓮花，高糧稻黍般般熟；

一朵蓮花，不欠官糧便是仙。

唵嘛哈哈，蓮花雲拉拉，梅花落。

田家樂，冬景天，茆簷曝背笑聲喧。

一朵蓮花，迎神社鼓咚咚響；

一朵蓮花，五穀豐登大有年。

唵嘛哈哈，蓮花雲拉拉，梅花落。

賈母聽了笑道，這一套田家樂蓮花落，真配在這裡稻香村唱的。咱們今兒這一天，也樂夠了田家風味，也要吃一口飯點點景兒算數了。」李紈又送了一巡酒，然後用飯。漱盥畢，賈母又步出村外看看晚景。眾人送賈母出了園，各自回去。

黛玉才到自己屋裡，見那看公館的媳婦等著回話，道：「太虛宮工程即日便可完竣。有件奇事，我男人叫進來回明姑娘。」

說開工以後，常有一個癩腿道人在裡頭指點。這些做工的，有的日子不見道人，晚上點人數兒給他們的工錢，總比早上點工短少一個人。」黛玉笑道：「有人做工，沒人領錢，不白便宜了咱們。」那媳婦道：「因為領錢的人短少了，不是他們鬧鬼，也不去查察了。常聽人家說，但凡工程大了，有魯班仙隱在裡頭，誰認得出來呢！」說著在袖管裡掏出一張紙送與黛玉看，道：「這上頭寫的，都是太虛宮裡裡外外的對聯句子，也是那癩道人，瘋瘋癲癲不知那裡抄來的，叫照著在石柱子上鏤的鏤，殿門外掛的掛呢。」黛玉接過略略看了一看，知道有些來歷，也不必斟酌，便遞還那婦，命他男人照著去辦就是了。

再講寶玉從稻香村出來，轉到櫳翠庵前，焙茗上前回道：

「正要回去的話，這閣子裡連雕工漆工一應彩飾，件件完畢。今兒晚了，不能細瞧，請爺明兒來看罷。」寶玉道：「不過在外面大略看看，何必等明兒呢？」說著，抬頭看那閣子，自下至上共三層，聳接雲霄，比園內東敘兩樓並大觀樓還高。前後左右另有精緻坐落，四面一色水磨磚牆，牆頂滿砌嵌空花磚，下面都是五尺來高、二丈餘長的白石築腳，牆外平砌虎皮亂石。

第二層、第三層，閣外俱有游廊通轉。窗、欄杆，雕刻精細時新花樣，上面銅瓦泥嵌脊背。焙茗問道：「爺瞧這閣子的工程何如？」寶玉點頭。焙茗見寶玉看得樂意，便道：「二爺再進裡邊瞧瞧，越發好看多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外觀已見一斑，等天下了雪，請老太太賞梅花再進去瞧瞧。工頭還該他多少銀子，你到庫上去領。」焙茗道：「還短他四萬五千正項。他前兒說這工賠了錢，求二爺格外賞賞，那也不用理他，奴才自同他磨牙去。」又道：「屋子裡還得上一張匾額，請爺擬定了什麼字，叫他們去做。」二人一路行走說話，焙茗自出園去了。寶玉來到瀟湘館坐定，黛玉道：「今兒大嫂子那裡各色排場都相稱，倒是一洗富貴氣象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老太太同你們都說好，只是不合我意。那一年有了娘娘省親的信，佈置園景，老爺同清客相公們都到這個地方，問我好不好，我對他們說，『遠無鄰村，近不負郭，總是造作而成，欠天然二字』，老爺還嗔著我呢。」黛玉道：「怪不得老爺要嗔你，據你的意思，不過道咱們園子裡頭不該有這樣地方。若講造作而成，那一處不費人工的呢？即如你的怡紅院，寶姊姊住的蘅蕪苑，我這瀟湘館，天造地設就是這個樣兒？不借些人力在裡頭的嗎？」

寶玉笑道：「派我講錯了，不用再說。如今有一件事同你商量，賞梅的閣子已造起了，這也不算得多此一番造作。比如這裡栽了竹子，就有這座瀟湘館；寶姊姊那裡有這些香草，便有個蘅蕪苑。類而推之，蘆雪亭、藕香榭、蓼風軒、梨香院，凡有花木香草栽植之處，定起一樓閣亭榭以為觀玩之所，獨有那數十樹紅梅開放左近，並無一閣一堂。想是那時候趕緊辦差，只顧得眼面前這幾處地方，略幽僻的，他們也不暇旁顧了。因地制宜，此處必得起此一閣，不過補其缺漏，非漫事添設。」黛玉道：「誰人說你多事了？」

寶玉道：「園子裡各處的匾對，多半是我的，老爺也知道。如今寄到老爺任上，看了再定，來回要得幾個月。我想這會兒先掛上，等老爺回來見了嫌不好，再換也使得。」黛玉道：「老爺回來，如今也不理會到這些事情上。你擬定了沒有呢？」

寶玉道：「這閣子原為賞梅而起，高啟《梅花》詩『縞袂相逢半是仙』，就題名『迎仙閣』何如？」黛玉道：「迎仙、望仙古來都有過的，不如竟用『半仙』兩個字倒現成，也別緻些。」

「於是寶玉就定了『半仙』兩字，又念出對句道：『『景借紅霞侵玉照，人來紫府換冰綃。』還有一聯，是『風約暗香清酒政，月邀瘦影伴詩魂』。請教妹妹，你道好不好？」黛玉道：

「也好。這是陸放翁的佳句。」寶玉道：「妹妹何不替我改好了，就發出去叫他們鏤刻起來。」黛玉道：「各人的思路筆意，這就很好的了，何必又要改呢！」又笑道：「如今在老先生面前，也不敢捉刀。」寶玉聽了一笑，也就罷了。黛玉又問寶玉道：

「前兒太太叫你去，問什麼話？」寶玉道：「真是沒要緊的，就為蘭兒中了，要謝老師。鳳姊姊查對上年的舊帳，說他們錯記了。」

太太問我送了房師多少贄見禮，我那裡知道這些呢。」當下寶玉在瀟湘館無事可記，話刪絮繁。一日，彩雲去看了黛玉出來，紫鵑拉他到雪雁屋裡去喝茶。

停一會走了，黛玉問紫鵑道：「彩雲同你咕咕唧唧說些什麼？」紫鵑道：「彩雲說起環三爺，如今竟絕腳不到外頭去胡鬧了。看蘭哥兒中了，臉上也知道害臊，叔叔趕不上姪兒子。他一個人在屋子裡看書巴結，就有人來給他提親了。趙姨娘很感激，說都虧二爺給他捐了監，同蘭哥兒下場，鼓舞他起來的。又說他先前自己糊塗，外四路進來這些師婆、媒婆，沒有一個好的。

底下再不許他們進來走動。」黛玉道：「為什麼趙姨娘講起這些話來？」紫鵑道：「我也問他呢。彩雲說，趙姨娘想來是為趙媒婆乾的事見不得人，趙姨娘同他也有些拉扯。如今自己悔過講出來，想要做好人了。」黛玉聽了點點頭道：「我說天底下再沒有不可感化的人。」說著帶了雪雁出門，往紫菱洲看湘雲、岫煙閒話去了，紫鵑也自回怡紅院去。這裡有什麼情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